古文尚書撰異

古文尚書撰異卷八

段玉裁學

盤庚下第八　商書

盤庚既遷

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一空殷一闕既下闕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石經尚書殘碑衆曰女罔台民勛建大命今我下闕　按

此今文尚書也女罔台民四字作無戲怠三字懋作勛

予作我古罔無通台怠通懋勛通勛古音同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尚書正義卷十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

多異夏侯等書句絕宅嵎夷此謂古文爲宅嵎禺之誤鐵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栁谷夏侯等心腹腎腸古文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誤夏侯等○剕刵劅剠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剠夏侯等是鄭注不同也玉裁按此四條皆冠之以夏侯等書四字宅嵎鐵栁谷優賢揚臏宮劓割頭庶剠皆夏侯等書也自閻氏百詩已來皆誤讀而互易之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按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恙也

魏志管寧傳太僕陶丘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

玉裁按裴氏於此篇鳴鳥弗聞引尙書君奭曰云云鄭

[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實引尙書顧命曰云云注曰

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而此條獨分

別之云今文尙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侯之命盤庚皆

爲古文尙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歐陽曰尙書於孔

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尙書范氏後漢書體例尙如此裴

氏正與相反葢古文尙書盛行遂易其偁焉爾但言今

文尙書曰而不言何篇略之也裴氏時歐陽夏侯書已

亾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

試也此今文家語裴演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系諸鄭

注誤矣

漢成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國三老袁良碑優臤之寵

此皆用今文尚書也說文曰臤古文以為賢字

罔誹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

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石經尚書殘碑凶德綏績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嘉作綏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石經尚書殘碑今爾惠朕 闕 祗動萬民以遷肆上 下闕

此今文尚書也多今字謂作惠震作祗東觀餘論亦載

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十字曷字洪氏所無疑黃氏

肊補凡曷字古今文尚書皆作害其作曷者皆後人所

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弗夾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

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
當審愼如是
般庚曷字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末反乃害何末反
之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共承民命
共傳訓奉衛包妄改爲恭字陳鄂又刪釋文共音恭之
語而古義蕩然矣史記屈原賈誼列傳共承嘉惠兮俟
罪長沙亦如此解漢書賈誼傳作恭張晏訓恭爲敬自
是史漢之不同裴駰於史記引晏注非也史記全書凡
恭敬字皆從心不作共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說文二篇辵部曰逕至也从辵弔聲古字弔與逕同也正義曰弔至靈善皆釋詁文浦氏鏜云靈善不見於釋詁玉裁按今爾雅作令善也鐘鼎款識多以霝冬爲令終安知唐初爾雅本令不作靈乎又安知不令靈皆有而脫靈字乎孔沖遠等所據本未必與陸德明本同鄭氏箋詩亦云靈善也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釋詁云宏墳大也尚書作賁傳亦訓大賁與墳同也衞包不改賁爲墳則古文尚書亦有幸不罹厄之字

烏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孔傳云相隱括共爲善政正義云隱括必是舊語不

知本出何書惟引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玉裁按隱
括卽檃栝也說文六篇木部桰檃也从木昏聲一曰矢
桰築弦處築字不可通當作檃或作隱古多以隱爲檃
方言所以隱櫂謂之䌊郭注搖櫓小橛也江東又名爲
胡人按櫓以索繫於䌊而後可打頂音是䌊者所以檃其
櫂也䌊卽今之槳字如檣卽今之篙字也莫愁曲云艇子打兩槳本謂小橛近人乃呼櫓爲槳古今轉移多類此矢桰者所以檃弓弦之処凡矢端爲牝令可受弦
弦隱於其閒釋名曰矢末曰桰桰會也與弦會也桰旁
曰叉形似叉也叉卽謂其牝成國細分之耳禮記緇衣
引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字从扌同音
也或从竹作筈古安穩字不作穩又不作檃而作隱尙

書敍爰有衆鄭注曰安隱于其衆也梵書云富樂安隱
凡物未有不檃栝而能安者尙書大傳子贛曰夫檃栝
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檃栝
者所以矯制曲木之具荀子大略篇大山之木示諸檃
栝晏子春秋亦云隱揉檃之於權箭䈞之於弦憂患之
於人皆有節制之用孫卿子議兵篇劫之以勢隱之以
阸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此隱讀為檃荆法志隱之以
勢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此說是也
說文言檃栝者舉矯曲木之械言之言矢栝隱弦処者
偏舉矢栝言之義之展轉引伸者也
子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

石經尙書殘碑乘哉予其勖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下

謹此今文尙書也隸作乘懋作勖

敢共生生

共孔訓奉衞包改爲恭

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

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古文尚書撰異卷九

段玉裁學

高宗肜日第九　商書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不絕之意玉裁按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　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與肜古字通後漢書馬融傳豐肜對蔚豐肜卽豐融也攷方言修駿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詠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卽丑林切之肜字也集韵一東引李舟切韵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從肉旣無據從舟亦音韵絕

遠蓋卽說文丹部之彤字彤徒冬切蟲韵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亦譌作股之類無煩議改彤爲融也　唐石經尚書爾雅字皆作彤五經文字舟部之彤也張參曰石經變舟作月變肉作月

高宗彤日越有雊雉

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必訓於訓之于於古今字也攷魏三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載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粵三日丁亥然則古文尚書作粵不作越詩周頌對越在天毛傳越

於也越以同音假借薮古文尚書別本作越未必衞包所改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漢書孔光傳對日蝕事曰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後漢書律厤志元和二年二月下詔引書惟先假王正厥事

漢書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彤日粤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漢書匡張孔馬傳孔光引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亦作天既付可證史記殷本紀作天既附命正厥德付附葢古今字音義皆同裴駰集解輒引孔傳天以信命正其德信自訓孚不訓附也索隱曰附依尚書音孚皆未知古文今文之不必同耳

隸釋尚書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罔天既付孔作孚下闕

玉裁按隸釋俗本改付爲孚改孔作孚爲孔作孚

乃曰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台訓何不訓我也

烏呼王司敬民

司般本紀作嗣此今文尚書也九經古義曰古嗣字皆省作司高宗肜日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原父皆釋司爲嗣是司爲古文嗣

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尼

釋文尼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尼尼近也又乃禮反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開寶前未改本如是馬謂尼是禰之假借也

正義曰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按此可證經文作尼傳文作尼近也正義引釋詁疏之所謂古文讀應

爾雅也其下文云尼與昵音義同則正義謂尼同昵以曉昵近假令經傳作昵何必爲此詞費哉尙書及釋文經天寶開寶改竄而正義有由舊相矛盾者如此篇尼字梓材斁字文侯之命旅字秦誓員字牧誓御字禹貢旄字之類是也

羣經音辨曰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

玉裁按尙書本作尼衞包改作昵開寶閒改釋文之尼爲昵賈氏據未改之釋文爲此條集韵五質尼近也又十一薺昵近也通作尼此皆本尙書爾雅音義也

無豐于尼殷本紀作毋禮于弃道此今文尙書也集解用孔傳誤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

段玉裁學

西伯戡黎第十　商書

西伯旣戡黎

釋文曰伯亦作柏惠氏定宇曰郭璞穆天子傳注云古伯字多从木玉裁按漢書古今人表伯字皆作柏

釋文曰戡音堪說文作𢦟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玉裁按說文十二篇戈部曰𢦟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旣𢦟黎葢壁中本作𢦟後易爲戡或易爲堪如左傳昭廿一年王心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𢦟甚聲今聲古音同在第七部非𢦟爲本義戡堪爲假借也

爾雅釋故曰堪勝也郭注引書西伯堪黎尚書正義引爾雅作戡古音勝任之勝與勝敗之勝不分平去合克堪用德戡定厥功惟時二人弗戡讀之可見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李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疑李所據尚書作龕然攷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注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據此則述祖德詩注不若此之分明唐初尚書本固皆作戡也

黎說文作𨞡六篇邑部曰𨞡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𥝢聲（𥝢古文利）商書西伯戡𨞡玉裁按說文此戡字葢本作𢦟戈部黎字葢本作𨞡皆後人改也古文尚書作𨞡

後易爲黎今文尚書作耆亦作飢亦作肌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今刊本作戡當是惠氏所改耆周傳曰文王受命五年伐耆史記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周本紀曰明年敗耆國徐廣曰耆一作肌此皆今文尚書之證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

殷本紀無天子二字

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王符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格人作假爾此蓋即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然史記作假人論衡卜筮篇曰紂至惡之君

也當時災異繇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仲任以賢者
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假
格古通用

徐廣史記注曰元一作小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戲殷本紀作虐

故天棄我

棄唐石經及史記作弃皆唐避世字也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殷本紀不虞知天性今文尚書多知字也王氏鳳喈云

譌僞孔傳文似僞孔本亦有知字玉裁按非也僞孔竊
取史記爲注耳
不廸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
論衡藝增篇曰尙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
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亾者夫言欲王之亾可也
言無不增之也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
惕行不易玉裁按弗今文尙書作不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釋文曰摯本又作㜪
說文十二篇女部曰㜪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
㜪讀若摯同玉裁按周書當爲商書之誤㜪執聲今本

說文誤作埶埶聲非也埶聲在古音第十五部執聲則在古音第七部壁中本作𢫔後易爲摯殷本紀作至故訓字也又詳堯典

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之閒據說文則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後人依史記增入尚書耳

今王其如台

如台殷本紀作奈何故訓字也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

說文二篇辵部曰返還也从辵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玉裁按今本說文伊誤作甲惟集韵所引不誤返反古通用

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

玉裁按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此條葢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厽部云厽力捶切累墜爲牆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玉篇所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也葢尚書本作厽而孔讀爲參釋文當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多累在上未改本約當如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據孔本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其條例云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讀參則必不載故知馬以累訓厽讀力捶反厽絫古通用積累字古多作絫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

四聲韵皆云眔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字作厽甚協謂爾雅多積眔如丘山腥闇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遂無正之尚書後案則多誤會又案孔傳當有厽讀爲參之語如鳥讀爲島之比此等疑衛包倂删之

羣經音辨眔劣僞切引書終眔大德此用未改釋文也凡古積累上聲負累去聲字本皆作眔眔古音在十六部纍古音在十五部後入改眔作累或疑累爲纍之省此大誤也

唐記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葉氏大慶古今質疑曰當作積十二錢得輕重大小之中

沈存中筆談曰參乃叅字傳寫之誤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殷本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一作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古文尙書撰異卷十一

段玉裁學

微子第十一　商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古文尙書父師今文尙書作大師

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齊云云也故古今人表大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而尙書微子篇父師少師史記作大師少師宋世家於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

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大師摯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惟傳聞異辭則載所如不一而其事則一此今文尙書說也古文尙書說乃云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鄭君僞孔皆用此說沅案摯字

說文从从執此又从執蓋兩存其體也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或宋世家作有今文尙書也詳無逸篇亂宋世家作治

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

酗宋世家作湎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㠯

告去也亦作湎

用亂敗厥德于下

宋世家曰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葢今文尚書多三

字於用字句絕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辠罪乃罔

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方興今文尚書當是作㫄興宋世家作竝興竝者㫄之

故訓也古音竝讀如傍

今殷其淪喪

宋世家淪作典索隱云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

殊錢氏曉徵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古文腆爲殄是典腆與殄通

淪釋文曰徐力允反集韵本之上聲十七準曰淪纙尹切商書商（宋人諱殷字）其淪喪徐邈讀凡釋文所載唐以前舊音集韵蒐括無遺案郭氏佩觿曰拾（如字）拾（音涉）級弟（如字）曰弟（音但）勞辟（如字）爲辟（頻世翻）席其贅韵有如此者諸家以經史借用字加陸氏切韵本爲王南賓存又刪之點竄未盡於今尚有據此知陸氏切韵就其時南北所讀之音切於詞人韵語者采鑿成書自是迄今非以攷古也後人指摘其與古音不合是猶責裘以葛殊不曉事

故諸家加字王氏刪之乃至寶元集韻凡經史子集所有殊音務囊括不漏好奇者作韻語則皆用之毋乃近於童牛角馬與

若涉大水其無津

玉裁按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字淺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此正如亦言其有德或依傳於其下增入字朕不敢有後或依傳於後下增誅字文曰時予乃或言或依傳於言上增誨字也正義云其無津濟涯岸此依孔傳說無津濟之涯岸作正義時經文無涯字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爾雅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尚書序師渡盟

津正義曰於盟地置津謂之盟津見於史傳者若延平津靈昌津黎陽津小平津白馬津棘津賓津君子津自古評可渡處謂之津不聞曰涯也涯字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謂之津也楚詞江河廣而無梁注意略同經文津涯二字非三代時文理今刪涯還舊陸氏釋文涯字反語自爲孔傳設非爲經文設也

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四尙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今版本譌爲尙書曰池水無涯

宋世家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玉裁按作舟航者蓋大史公迻津之故訓作津涯者後人依尙書改史記也說文瀕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瀕兼二義則津字亦得兼二義

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宋世家狂作往索隱曰往尙書作狂蓋亦今文尙書意異耳玉裁按裴駰引鄭注曰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釋文正義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尙書作往古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耄遜于荒

釋文云耄字又作旄

經文六字宋世家作吾家保于喪按此今文尚書也其字既異其義亦殊

僞說命曰旣乃遯于荒野語本此

今爾無旨告

旨唐石經已下皆作指以大誥有旨例之當是本作旨而或加手旁耳今更正宋世家指作故

予顛隮

說文二篇足部曰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汲古閣刊說文增告字於予字上　玉裁按躋訓登亦訓隊俗作墜　猶亂之訓治徂之訓存苦之訓快皆窮則變變則通之理也隮者躋之或體而說文不收此等要不必改皇從足正義引

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陸德明本從手作擠誤

若之何其

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居玉裁按檀弓何居注云居讀如姬姓之姬此讀如今本皆誤作讀爲蓋自陸德明以下鮮知讀如讀爲之別矣齊魯之閒語助也列子黃帝篇姬將告女姬魚語女姬即齊魯之閒語助魚即吾字論語陽貨篇居吾語女居亦姬聲舊注非也又按商書存者七篇而湯誓曰夏罪其如台般庚上曰卜稽曰其如台高宗肜日曰乃曰其如台西伯堪黎曰今王其如台史記如台兩作奈何台之訓何不見於爾雅而有徵可信短言之

則曰如台長言之則曰若之何其是微子篇亦有如台也何其卽台之反語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毒宋世家作篤二字同訓厚也惠氏定宇曰平輿令薛君碑又以竺爲篤古毒篤竺三字皆通錢氏曉徵曰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

荒宋世家作亾邦宋世家作國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說文二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耇長玉裁按周乃商之誤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

民用乂讎斂

釋文曰讎鄭音疇馬本作稠數也玉裁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讎爲稠也釋文又曰斂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玉裁按力豔在去聲五十五豔力劒在六十梵宋人集韵劒字入於驗韵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說文二篇辵部曰䢅數也从辵貝聲周書曰我興受其䢅玉裁按周乃商之誤壁中尚書敗字葢皆如此作

商其淪喪我罔爲僕

釋文曰臣僕一本無臣字玉裁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

有僕傳云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䑑恐此是古本作䑑析爲二字也今刪臣字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

論衡本性篇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刻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尚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今文尚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咎繇謨之多舜曰禹曰下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宋微子世家大師若曰巳下無更端箕子者王子比干者云云爲追敘語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卽上文之終

不得治不如去遂亾也益大史公用古文說與仲任所
據歐陽夏侯尚書異
我乃顛隮自靖
釋文曰靖馬本作清謂絜也今之潔字
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釋文曰顧徐音鼓惠氏定字曰商詩韋顧既伐古今人
表作韋鼓是顧有鼓音緇衣云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
信鄭注云寡當爲顧聲之誤是顧有上聲毛氏居正據
宋禮部韵無上聲以駁徐邈未之得也玉裁按伐木二
章小明二章雲漢四章顧皆在上聲韵今人自不知庶
助等字古讀上聲耳泥於韵書之四聲猶泥於韵書之

部分皆學古之大障礙也

宋微子世家曰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殷遂喪越至于今曰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今女無故告予顛躋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亾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犧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此五字
已爲一句

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二

段玉裁學

牧誓第十二　周書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雅大明鄭箋云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玉裁按武字未必鄭所加史臣追加之如湯誓史臣追加王字也詩閟宮正義引此序亦有武字　樂記注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

詩大明矢于牧野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玉裁按此十七字皆鄭注也其下文云今本又不同者

正義謂今本詩與禮記也此可證鄭本尚書作牧不作
坶許君說文土部坶字下云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
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此乃壁中原文孑國以今文字讀
之改爲牧而所傳之本因之坶牧不一如周官之有故
書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徐邈牧一音茂者正爲字林
坶音毋比傳爲之相傳舊音也
坶一作𡋯此乃體之小異耳每亦母聲也若玉篇云坶
古文尚書作𡋯此則宋陳彭年輩重修之語所謂古文
尚書者謂郭忠恕爲之釋文傳至宋次道王仲至晁公
武者耳
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以麾

釋文曰鉞本又作戉玉裁按作戉者是也今從之說文十二篇戉大斧也从戈𠃉聲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秉白髦

曰逷矣西土之人

爾雅釋故逷遠也郭注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觀我生賦曰逷西土之有衆文選李善注兩引書皆作逷是唐初本尙作逷衛包據說文逖爲今字逷爲古字改之而開寶閒又改釋文也今更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周禮大宗伯職注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玉裁按此用牧誓文也賈公彥疏系之泰誓誤

史記周本紀友邦作有國今文尚書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盧史記周本紀作纑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爾雅釋言偁舉也郭注書曰偁爾戈玉裁按今本尚書作稱此正如春秋宣十六年左氏傳禹偁善人見於玉篇者此古本也改作禹稱者俗本也葢亦衛包所改

又按說文序云其偁易孟氏于字下云人以爲偁是漢人稱謂字皆作偁周書偁爾戈東晉時本尚如此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釋文牝頻忍反徐又扶死反按未改釋文當如是如月令遊牝鄘風騋牝皆云徐扶死反可證也開寶剾不知古音乃改云頻引反徐又扶忍反其可笑如此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列女傳七篇曰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顧氏亭林曰唐石經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五行志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壄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無是字

玉裁按受作紂者今文尚書也周本紀亦作紂

玉裁按凡今文尚書作紂凡古文尚書作受史記漢書無言受者正義曰鄭君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

而欲立爲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
本故曰受此鄭君尊用古文謂今文非是也僞孔傳云
受紂也音相亂本鄭注也馬融云受讀曰紂此依今文
爲注也又云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此馬廣異
聞也紂與受非名也據馬鄭云號曰受號與名不同史
記云帝辛天下謂之紂亦謂天下號以紂耳紂猶亂也
紂與討同部討襍也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則周公以
後因商紂立此文紂本非謚也
又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孔注受德紂
字也但鄭云号受德所本然周本紀錄周書作殷之末
孫季紂恐受德字未可信立政桀德受德一例不得云

紂德爲号也
詩大明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此鄭注金本呂覽呂覽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史記作殷末孫季紂然則呂氏受德之說未可深信舍古文尚書而外他書皆言紂不言受同音異字耳惟史記周本紀云貶從殷王受此語在周書度邑解故作殷王紂又按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閻氏百詩云衍必微子嫡子之弟此說極是必如此而後檀弓可通漢書古今人表於第四等有微中在膠鬲商容師

涓之閒於第五等有宋微中注云啓子稱叔虞子熊繹子伯禽子之閒然則四等之微中實啓弟與五等之宋微中啓子者別也自漢時說微仲固或以爲啓子或以爲啓弟故孟堅兩存之呂氏云長曰微子次曰中衍者亦未必是

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棄唐石經作弃因中侣世字避從古文也

王父母弟隸釋載漢石經殘碑作任父母弟未知今文家說如何也攷周本紀牧誓亦作王漢時民閒所得大誓大史公徵引之有曰離逷其王父母弟集解引鄭注云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以

此證之作王爲允

周本紀昏弃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今文尚書多家國二字斷句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廿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且其上文十字出今文泰誓則知其

連引之十五字不更端者亦出今文泰誓而非牧誓也
今文泰誓小顏時現存何至憒憒指牧爲泰惠氏定宇
識之誤矣　上十字見周本紀所引泰誓下十五字周
本紀存之於牧誓而泰誓則去之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
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
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按此益可證谷永傳注非
誤此文從節也志與傳所對是一事傳但云時有黑龍
見東萊上使問永永對元年九月黑龍見今年二月己
未夜星隕如雨然則實因星隕有此對上文云因黑龍
而問永誤矣成帝紀亦云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

如兩與志合則傳稱已未誤

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舉漢儒所引異字以乃用其婦人之言爲牧誓之異文誤也

又按谷永所引泰誓是宗是長宗尊也牧誓孔傳崇亦訓尊豈古本亦作宗歟

今予發惟共行天之罰

甘誓共行天之罰傳云共奉也凡奉之訓其字皆作共而同供可音恭不與恭同也此牧誓語與甘誓同故孔傳衞包改共爲恭開寶間又將釋文共音恭之語刪去矣凡古言共行天罰者皆謂奉行天罰史記漢書皆作共或作龔以別之如班固東都賦高誘呂覽注孫盛

論吳主鍾士季檄蜀皆作龔龔者給也與供皆得訓奉
共可讀爲供與龔而不可讀爲恭也凡言讀爲讀曰者
皆漢人注經易其字之例非如讀如讀若之擬其音也
漢書翟方進傳兩言共行天罰師古皆云共讀曰恭是
其誤始於小顏而衞包因之竄改聖經放棄古義矣孟
堅果以共同恭則其所作賦何以云龔行天罰不作恭
乎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樂記注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
五伐出鄭以過釋愆也

藝文類聚五十九尚書曰今予發維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弗僭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弗僭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玉裁按共作恭誤字也爾不愆字皆作弗僭弗勝於不弗字至焉字爲一句戒之也僭者愆之籀文歐陽信本所據蓋善本也足利古本上不字作弗

說文十三篇力部曰勖勉也从力冒聲周書曰勖哉夫子玉裁按古音冒勖皆讀如茂是以般庚懋建大命今文作勖建顧命冒貢馬鄭王作勖贛也勖讀許玉反非古音

尚桓桓

說文十篇犬部狟字下曰犬行也从犬亘聲周書曰尚狟狟玉裁按此壁中原文子國既以今字讀之改同詩頌爾雅之桓桓矣而許猶存其故書所作於此爾雅桓桓威也其字本無正字故或借犬行之狟或借亭郵表之桓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上曲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書曰如虎如貔說文九篇豸部曰貔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貔皮周書曰如虎如貔貔猛獸玉裁按此皆引古文尚書也許引書而釋之曰猛獸者古文家說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周本紀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此

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不同之一也漢人皆習今文尚書故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封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典引曰虎離其師後漢書作離文選作螭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此皆用今文尚書而李善李賢章樵皆莫識其根據攷說文十四篇禸部离字下曰歐陽喬說离猛獸也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曰文選西都賦拖熊螭李善注引歐陽尚書說螭猛獸也歐陽尚書說唐初已不存李蓋於各家註記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說正合正牧誓說也喬蓋卽漢儒林傳之歐陽高字子陽者古喬高通用玉裁謂徐廣注史記云離音魑並與螭同此當云音螭並與离同离其正字也離螭

皆其假借字也考工記鄭注贏者虎豹貔螭爲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螭或曰如虎而噉虎此皆猛獸之說也齊世家及六韜非龍非彲彲則螭之別字也螭之正訓說文說若龍而黃也一曰無角曰螭廣雅云無角曰螭龍一本作鉈龍鄭君注五行傳曰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按此蛇卽螭字彲鉈蛇皆螭龍別字也猛獸音呂支切螭龍音丑知切

弟御克犇以役西土

今本御作迓此必天寳中衞包所改也衞包見孔傳御爲迎釋文御五嫁反乃改作迓說文訝相迎也迓訝之或字也俗陋但知迓訓迎矣古音御訝同在魚虞模部

故多假御爲訝如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御迎也大雅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曲禮大夫士必自御之鄭注御當爲訝迎也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殷敬順曰御音訝迎也然則孔必經文作御而訓迎矣正義曰王肅讀御爲禦匡謬正俗曰牧誓弗御克奔然則唐初經文作御甚顯白今本釋文曰迓五嫁反馬本作禦此乃開寶中改竄之釋文非陸氏原書也原書必當云御五嫁反馬本作禦蓋古迎訝用御字彊禦禦侮亦用御字僞孔訓御爲迎鄭君王子雍訓御爲禦馬本直作禦與史記周本紀合釋文作御故鄭王與孔訓異若本作迓字則鄭安得云彊禦馬安得云

禁乎匡謬正俗譏徐仙民音牧誓之御為五所反與孔傳不合亦知仙民意用馬鄭王義不從孔義也自南朝已來駕御字去聲彊禦禁禦字上聲訝迓字五嫁切如約定俗成矣尚書般庚御績維誥御衛皆徑改為迓唐天寶之滅古如此

匡謬正俗曰牧誓篇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國注云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徐仙民音御為五所反按御既訓迎當音五駕反不得音禦商書盤庚云予御續乃命於天詩鵲巢百兩御之訓解亦皆為迎徐氏竝作音訝何乃牧誓獨為禦音又與孔氏傳意不同失之遠矣玉裁按仙民據孔傳作

音義音不與義協故顏疑之余向謂仙民用馬融鄭康成王肅義作此音非也若爾則當云馬鄭音禦他處可證今音御字訓迎則五駕切訓禦則五所切如字則牛據切古音御字在第五部訓迎亦讀五所切即迓字音音亦五所切也仙民於鶴巢盤庚御訓迎皆音五駕切於牧誓則音禦蓋仙民時今音已別古音猶存故有時兼採古音亦使同音而孔馬鄭王義俱可賅也至唐人而專習今音古音之學玆昧治經日以難矣牧必音扶死反亦是

古音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周本紀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

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
我有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
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
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
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
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
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
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厥遺任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下闕）不蔚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已上牧誓篇二十四字此今文尚書也王作任說見前惟作維匡謬正俗所謂古文皆為惟字今文尚書變為維也顏云今文尚書惟作維烏呼作於戲此實親見漢石經拓本惜其於漢書所偁用與古文大異者不知據石經證為今文尚書耳

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之前蓋今文尚書如是